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

二十一

仁宗皇帝紀六

天聖六年春正月先是南郊賞賜軍士而汾州廣勇軍所得帛不逮他軍一軍大譟粹守佐堂下劫之約予善帛乃免城中戒備遣兵圍廣勇營轉運使孫冲適至命解圍弛備置酒張樂推首惡十六人斬之遂定初守佐以亂軍所約者上聞詔給善帛使者至潞冲促之還曰以亂而得所欲是誘之亂也卒留不予 甲寅司天秋官正楊可言熒惑行近天街當犯而不犯請宣付史館從之然議者謂五星凌犯見于占測非筭數所知今日官言當犯而不犯非也 戊午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使臣交割本職公事與轉運使副使仍令轉運司條所省事件以聞或言提點刑獄官過為煩擾无益于事故也 庚申上封者言三司判官開封府推判官近歲數遷易又多權要陳乞請自今並選有材幹而嘗更任使者為之俟二年以上方除外任監司京朝官加縣兩任為通判又兩任為知州三班使臣一任監當入監押巡檢資任大速請各增一任若有顯効及累被薦舉者令審官三班院以名聞又進士及第卒以辭藝進而比來多乞賜子孫科名又閣門祇候 太宗朝其員至少 真宗置提點刑獄副使同詔近臣舉歷官有勞者授之其後又益舉者至七人以艱其進今權要之家比授恩例而濫進者多請一切罷之諸路走馬承受歲滿當除閣門祇候止與遣一官並從之仍著為令 二月同知禮院王皞言謚者行之表也善行有善謚惡行有惡謚蓋聞謚知行以為勸戒六典太常博士掌王公以下擬謚皆迹其功德而為之褒貶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佐吏錄行狀申考功下太常擬謚訖申省議定間奏日近臣僚

堯卒雖官品合該擬謚其子弟自知父祖別無善狀慮定謚之際斥其繆戾皆不請謚竊以謚法自周公以來垂為不刊之典蓋以彰善瘴惡激濁揚清使其身沒之後是非較然用為懲勸今若任其遷避則為惡者肆志而不悛欲乞今後凡有臣僚堯謝不必候本家請謚並令有司舉行如此則隱慝無行之人有所沮勸若謂須佐吏錄行狀申乞方行擬謚臣略觀方冊別無明證惟春秋衛公州文子卒其子戌請謚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臣謂春秋之時周德下衰于時禮壞樂缺公州之卒有司不能舉舊典故至將葬始請謚于其君且周制太史掌小喪賜謚小史掌卿大夫之家賜謚誅以此知有司之職自當舉行明矣又言兄弟同朝如遇覃恩俱該封贈父母除中書樞密院外乞許令列狀陳請仍於告身具列兄弟職位特比常例優與推恩詔並從

之據會要論謚法及禮院及是禮院乞如所請施行

戊寅 上謂輔臣曰登州採金為益數千兩其官吏宜降詔

褒諭王曾對曰採金既多則農民皆廢業而趨利不當更誘之 上曰誠如所言然官吏勤事亦不可不勸也 工部尚

書平章事張知白卒知白在相位惜名器無毫疑私常以盛滿為戒雖顯貴其清約如寒士然體素羸憂畏日侵在中書忽感風眩輿歸第 帝親問疾已不能言卒為罷射燕贈太傅中書令 太后臨奠之其家以貧辭勅葬詔送終之具悉從官給且諭王曾等令共恤其家禮官謝絳議謚文節御史王嘉言以為絳止述車駕臨問觀其寢處儉素為之動容乃引好廉自克為謚似略其大而錄其小以知白守道徇公當官不撓可謂正矣請謚文正王曾曰文節美謚矣遂不改嘉言禹偁子也或言知白與虞部員外郎楊儔者善自西川罷

歸知白欲令審官先與除授曾不可曰百執事釐務自有次第
第傳安可先也未幾曾以疾謁告參知政事魯宗道迎知白
意議先與傳官知白忻然從之後宗道乃對 上發其事知
白驚惋自失退而引咎謝曾因之抑鬱數月而沒故知白不
喜宗道嘗語人曰銓曹中取一最不材選人軍巡獄中求一
最無行者亦當優于此人矣先與楊傳官據王子融言行錄
惡宗道據王子融百一編然知
白素稱賢相宗道亦推有直
聲恐未必也更須參考之甲午雄州言民妻張氏戶絕田
產於法當給三分之一與其出嫁女其二分雖有同居外生
然其姑為緡錢萬餘當奏聽裁 上曰此皆編戶朝夕自營
者毋令其沒入悉令均給之宰相王曾參知政事呂夷簡魯
宗道咸贊曰非至仁何以得此也 三月戊申 太后幸贈
侍中劉美第左司諫劉隨奏疏勸止 太后納其言自後不
復再駕此據宋初所作隨墓銘傳云
后不宜數幸外家恐誤也今政太已酉京西轉運使

揚嶠言澶州浮橋用船四十九隻自温州歷梁堰二十餘重
凡三二歲方達澶州請自今於秦隴同州伐木磁相州取鉄
及石灰就本州造船從之嶠礪子也 追號江南處士史虛
白為冲靖先生虛白有高節善屬詞五代亂離隱居岩谷李
氏累聘不起至是其孫虞部員外郎温己以虛白文集來上
特追號之 張知白既卒 上謀所以代之者宰臣王曾薦
呂夷簡樞密使曹利用薦張士遜 太后以士遜位居夷簡
上欲用之曾言輔相當擇才不當問位 太后許用夷簡夷
簡因奏事言士遜事 上于壽春府最舊且有純懿之德請
先用之 太后嘉其能讓 壬子樞密副使張士遜為禮部
尚書平章事後利用之言也 癸丑以右諫議大夫知永興
軍姜遵為樞密副使遵長于吏事其治尚嚴猛所誅殘者甚
衆時人號為薑擦子 太后遣內侍曾繼莘于永興軍營浮

屠遵希 太后旨悉毀漢唐碑碣以代磚甃而又佐繼莘躬
自督治既成乃得召用云繼莘尋死于塔所人謂鬼誅之也
戊午以試中身言書判掌禹錫等八人為京官餘六十四人
第遷如故事禹錫郾城人也 己未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
大夫權三司使公事范雍為樞密副使仍班姜遵之上 辛
酉以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知益州薛奎為龍圖閣直學
士權三司使公事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程琳為樞密直
學士知益州成都歲市布織縑數十萬以給秦隴軍用吏多
隱尅為姦奎令民自相保任預貸其直以期會輸官民便之
有掘地得偽蜀時中書印者貯錦囊中夜挂城西門閣吏昏
取以白從而觀者萬計皆恟恟以為異奎顧主藏吏藏之略
不取視民婦訟其子不孝詰之乃曰貧無以為養奎出俸錢
予之戒曰若復失養吾不貸汝矣其子母遂如初上元燃燈

世之九

四

與僚吏夜宴佛寺有戍卒殺人于市人皆奔走奎密遣捕
殺之坐客莫有知者其臨事持重明決多此類 壬戌詔於
順天門外八角鎮建西太一宮司天言五福太一在黃室宮吳
越分凡四十五年今當自黃室宮趨黃庭宮梁蜀分故也
夏四月戊辰詔審官三班院吏部流內銓軍頭司各引對公
事自 帝為皇太子輔臣參決諸司於資善堂至是始還有
司 癸未命龍圖待制燕肅直史館康孝基同議蠲減三司
歲所科上供物凡中都歲用百貨三司親庫務所積豐約下
其數諸路諸路度風土所宜及民產厚薄而率買謂之科率
諸路用度非素蓄者亦科率于民然用有緩急則物有輕重
故方上所須輕者及重賤者及貴而民有受其弊者肅等既
受命建言京師庫務所積可給二年者請勿復科買詔從之
後下赦書數以為言 乙未復科買今并書之在九月 甲申旦有星大如

斗自北流至于西南光照殿庭有聲如雷尾長數丈久之散
為蒼白雲 乙酉鹽缺判官太常博士直史館蕭貫為京東
轉運使時提舉捉賊劉舜卿者善捕盜辨劉鋹彈恃功為不
法前後凶悍莫敢治貫至發之廢為民 庚寅德音以星變
齋居不視事五日降畿內死囚罪流以下釋之罷知土木功
賑河北流民過京師者 時命僧道禴禳于內殿 中待御
史李紘奏曰文德殿布政會朝之位每有災異輒聚緇黃讚
頌于間何以示中外右司諫劉隨因星變言國家蕃衍支茂
而定王之外封冊未行望擇賢者用唐故事增廣嗣王郡王
之封以應 祖宗意 監察御史鞠詠條上應變五事又言
太子少保致仕晁迥雖老有器識宜蒙訪對其必有補 五
月庚戌詔溫鼎廣等州歲貢柑不得以貢餘為名餉遺近臣
始王曾言于 上請斷貢餘 上曰貢且勞矣况其餘乎亟

賜常倍其植

命罷之

樞密副使姜遵言咸陽民元守亮歲貢梨朝廷給
賜常倍其植守亮族素豪每恃此夸其里中因以凌弱請絕
其獻 上曰朕不知守亮敢恃此以橫也辛亥詔罷之 丁
巳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李及為御史中丞及時知河南
召用之杜衍提點京西路刑獄及與衍會為具其甚疎薄他日
中貴人用事者至亦無加品衍歎其清德及妻張氏性悍妬
及嘗生子鞠之外舍張固請保養之一日會親屬以子繫堂
柱碎其首及遂無子 元記權傾天下有弟德明奉使過都
李及知杭州待之如中事當今無人比奉使者大注如益僚
曰及知杭州待之如中事當今無人比奉使者大注如益僚
使及知杭州待之如中事當今無人比奉使者大注如益僚
求及知杭州待之如中事當今無人比奉使者大注如益僚
如及知杭州待之如中事當今無人比奉使者大注如益僚
求是及知杭州待之如中事當今無人比奉使者大注如益僚
告及知杭州待之如中事當今無人比奉使者大注如益僚
以自及知杭州待之如中事當今無人比奉使者大注如益僚
從服南京在杭州才一歲餘不當云久居杭州蓋誤也今年九月

賜光祿寺丞集賢校理李洲進士及第時洲預修史同修史
官劉筠等列奏洲夙負詞學時稱俊敏召試學士院策論甚
優而有是命 六月新沔西縣令熊文雅言父永昌縣尉可
則先沒于王事乞納所除縣令回贈之丁卯贈可則大理寺
丞文雅除縣令如故 周鼎州防禦使榮貴世宗弟也其孫
肅自陳求官 上問王曾曰肅果某氏之後乎曾對曰得貴
告身駢之信然 上曰世宗開拓土宇為吾國家也後裔其
可忘哉命為三班奉職實訓既有肅名又有元享名 寧州防
禦使李允則卒允則自雄從鎮又自鎮徙潞在河北前後踰
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略設施雖寓于遊觀亭傳問後人
亦莫敢墮至於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晚年居京師
漢人有自契丹歸者皆命舍允則家允則既死始命樞密
院大程官營 乙酉出內藏庫緡錢二十萬下京西轉運使

市糴軍儲 丁亥以太常丞直史館馬季良為龍圖閣待制

先是 太后欲擢季良侍從王曾難之會曾移疾 太后諭
中書令亟行除命執政承順且遽故季良止以三丞充待制
蓋三丞未有預內閣清職者朝論譁然益重曾之守正云
秋七月開封府推官監察御史王公為河北轉運副使公上
言本朝制兵刑未幾于古自北虜通好三十年二邊常屯重
兵坐耗國用而未知所以處之請教河北強壯以代就糧禁
卒之開罷招廂軍以其冗者隸什屯田行之數年當漸銷滅
而強壯悉為精兵矣古者刑平國用中典而此者以赦處罪
多重于律、以絹直代之律坐髡鈐而役者赦黥竄以為卒
比諸州上言謫卒太多衣食不足願勿復謫者七十餘州以
律言之皆不至是以繁文罔之而寘于理也誠願削深文
而用正律以錢定罪者悉從絹估黥竄為卒者止從髡鈐此

所謂勝殘去殺無待百年者也

此語附見不乙在初除漕時當考

乙巳以戶

部判官左司諫劉隨知濟州隨在諫職前後所論甚衆 帝既習天下事而 太后猶未歸政隨請軍國常務專稟 帝

旨 太后不悅會隨請外回命出守 丙辰以翰林學士兼

侍讀學士蔡齊為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羅崇勳趣齊上修景德寺記曰叅知政事可得也齊故遲其記不上崇勳怒譏

于 太后命齊出守叅知政事魯宗道固爭留之不能得尋以親老易密州 太后諭宰相取記齊始上之 辛酉監察

御史王嘉言、信州民程尚獻石綠末青二萬五千兩助修在京護國禪院遂得免徭役竊恐四方之民競緣貢獻而致

僥倖漸不可長詔程尚但免役二年 壬戌知制誥徐奭等言詳定三司欠負凡放二百三十六萬 八月乙丑詔河北

水灾州軍免今年秋稅初 上謂輔臣曰比令內侍往緣邊

世之九

六

視水灾始聞有龍堰于海口故水壅而不泄可遣官致祭王

曾曰邊郡數大水蓋洪範所謂不潤下之證海口恐非龍可堰也宜寬民賦以答天灾故有是詔 屯田員外郎陳貫知

涇州督察盜賊禁戢不肖子弟簿書筦庫賦租出入皆自檢覈嘗謂僚屬曰視縣官物如己物容有姦乎州人憚其嚴于

是徙為利州路轉運使會歲飢自以職田粟賑飢者又率富民今計口占粟悉發其餘所活幾萬餘人詔書褒諭 上復

命殿中丞陳執中為右正言壬申以執中知漢陽軍復官纔五日也天禧中曹利用壻盧士倫除福建轉運使憚遠不即

行利用為請乃改京東執中時在言職嘗劾奏之及是利用方用事言執中資淺宜試治民乃命出守 甲戌淮南江浙

荆湖制置發運使文思使昭州刺史張綸知泰州綸天禧末為發運副使時鹽課積虧者十年綸乃奏除通泰楚三州鹽

戶宿負官助其器用益入復與之值由是歲增課數十萬復
買鹽場于杭秀海三州歲入課又三百五十萬居三歲增上
供米八十萬在江淮踰六年為民興利除害甚衆性喜施與
漕卒多凍餒道死者綸見之歎曰此有司之過非所以體上
仁也推俸錢市絮襦千數衣其不能自存者 戊寅翰林學
士承旨兼龍圖閣學士劉筠以龍圖閣學士知廬州筠三入
翰意望兩府及為承旨頗不懌嘗移疾不出或戲筠曰眼清
涼散必愈蓋兩府乃得用青涼傘也筠前嘗知廬州愛其上
遂築室城中架閣藏前後所賜書上為飛白書曰 真宗聖
文秘奉之閣及再至即營家墓作棺自為銘刻之後二歲竟
卒于書閣筠初為揚億所識拔後遂與齊名時號揚劉性不
苟合臨事明達而其治尚簡嚴然晚為陽翟同姓富人奏求
恩澤清議頗少之 晏殊之出也 上意初不謂然欲復用
之會李及卒乙酉召殊于南京命為御史中丞仍令班翰林
學士上唐中書令張九齡九代孫錫以九齡告身及明皇批
荅來獻 上謂輔臣曰九齡唐名相也宜旌其後即授試國
子四門助教王曾曰安祿山及狀未萌九齡獨先見請誅之
明皇不聽及祿山及乃自蜀遣使致祭于曲江雖悔無及也
今錄其後足以勸忠矣 九月己亥詔近制京朝官三任知
縣入同判又三任入知州自今任內嘗有五人同罪奏舉者
減一任 辛丑西太一宮成 癸卯幸西太一宮 丙午太
常少卿直昭文館陳從易為左司郎中兵部郎中集賢院修
撰揚大雅並知制誥自景德後文士以雕靡相尚一時學者
嚮之而從易獨自守不變與大雅特相厚皆好古篤行無所
阿附天禧初大雅提點淮南刑獄循江按部過金陵境上遇
風舟覆得傍卒拯之及岸冠服盡喪時丁謂鎮金陵遣人遺

衣一襲大雅辭不受謂以為歎王欽若為宰相亦不悅之朝

廷欲矯文章之弊故並進後易及大雅以風天下大雅初名

侃以犯真宗藩邸舊諱詔更之按實錄從易大雅諱同修

但居注張觀三人者並為知制誥今癸丑以才人張氏為美

人時張氏已被疾後五日卒冬十月戊辰進封乳母南康

郡夫人林氏為蔣國夫人癸酉詔開封府以太宗真

宗尹京日所判符牒上禁中甲申除福州官莊錢初王氏

據福州時有田千餘頃謂官莊自太平興國中授券與民耕

歲輸賦而已天聖二年發運使方仲荀言此公田也鬻之可

得厚利遣屯田員外郎辛惟慶領其事凡售錢三十五萬餘

緡詔減緡錢三之一期三年畢償監察御史朱諫以為傷民

不可詔復為貧弱者寬期既而期盡未償者十二萬八千餘

緡知州事章頰具以聞上曰遠方民貧而官司督責甚苦

其悉除之十一月癸未翰林學士宋綬等上所撰天聖鹵

簿記十卷初郊祠綬攝太僕卿陪王輅帝問儀物典故專

對辯給曰使綬集官撰記帝嘆其詳備詔等第賜物益州

獻異花似桃四出而千百莖駢聯成朵蜀耆舊言此花不開

六十餘年矣上頗異之後因目為太平瑞聖花丁巳奉

安太一神像于西太一宮宰相張士遜為奉安使是月京

西言穀斗十錢十二月甲子以大理評事范仲淹為秘閣

校理初仲淹遭母喪上書執政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

冗僭遴選舉敦教育養將材實邊備保直斥佞人使朝廷

無過生靈無怨以杜奸雄幾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亦知仲

淹乃晏殊客也于是殊薦人充館職曾謂殊曰公實知仲淹

捨而薦此人乎已為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殊從之丁

卯賜故杭州處士林逋謚曰和靖先生仍賜其家米五十石

帛五十疋逋臨終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既卒州以聞 上嗟惜之故有是賜初逋嘗客臨江李諮方舉進士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器也及逋卒諮適為州守為素服與其門人臨七日奠之刻遺句納壙中 戊寅御史中丞晏殊言諸州都監都巡檢閣門祇候及內殿崇班以上嘗為公人僕隸者自今毋得與舊所事官接坐若職事相關即移徙他州其三班使臣以下監臨物務者並聽公參從之 辛巳上封者請稅緡錢以助經費 上曰貨泉之利欲流天下而通有無何可笑也不許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七十

仁宗皇帝紀七

天聖七年春正月癸卯樞密使曹利用罷以保平節度使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鄧州初 太后臨朝威震天下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為禍福而利用以勳舊自居不卹也凡內降恩力持不與左右多怨 太后亦嚴憚利用稱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鞞左右指以示 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尔耶 太后頷之利用奏抑內降恩或屢却而復下則有黽浼從之者久之人賸知其然或給白 太后曰蒙恩得內降雖屢却于樞密院今利用之家媪陰諾臣請其必可得矣下之而驗 太后始疑其私頗銜怒內侍羅崇勳得罪 太后使利用召崇勳戒敕之利用去崇勳冠幘詬斥良久崇勳耻恨會利用從子洎為趙州兵馬監押而州民趙德崇詣闕告洎不法事奏上崇勳方侍自請往按治乃詔龍圖閣待制王博文監察御史崔暨與崇勳鞠洎于真定府即罷利用樞密使制辭猶以利用累章請外為詞利用既受命請對不許而崇勳等窮探其獄具洎坐被酒衣黃衣令軍民王旻王元亨等八人呼萬歲且傳致洎詞云利用實教之 上以問執政皆頷望未有對者張士遜進曰此獨不肖子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 太后大怒將并逐士遜而王曾徐亦為利用解 太后曰卿嘗言利用肆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恃恩素驕臣每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 太后意少解丙辰貶利用為左千衛上將軍知隨州仍令供奉官陳崇吉御史臺驅使官趙宗諒乘驛伴送法寺議洎當斬王旻等亦抵死洎之母妻皆緣坐徒三年詔杖殺洎妻論如法決其母杖十五王旻杖脊配沙門島遇

赦不還王元亨以喪明編管旁州餘悉配廣南荆湖牢城知
趙州及同判並請監當奉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特釋之給趙
德崇田五頃錢二百千先是館閣校勘彭乘嘗與釣魚故事
上未得魚侍臣雖先得不敢舉竿及上得魚左右以紅絲
網盛之既而乘同列亦得魚欲舉竿者左右止之曰侍中未
得魚學士未可舉竿也利用後得魚左右復以紅絲網盛之
利用弗禁乘出謂人曰曹公權位如此不以逼近自嫌而安
于僭禮其能久乎未幾利用敗利用嘗辟太常博士夏人司
馬池為郡牧判官池辭不就朝廷固授之利用委池括大臣
所負馬價池曰令之不行由上犯之公負尚多不先輸何以
趣他人利用驚曰吏紹我已輸矣亟命送官數日而諸負者
皆入利用敗其黨畏罪從而毀短者甚眾池獨颺言稱利用
之枉朝廷卒不問曹王陶談晚節福過災生剛愎驕傲人怨當神

怒為天聖中姪居門祇候公署趙州都監嬖一婢室家不和遂
出家尋山呼之事既奏夫喧爭朝廷衣削于利入其家亦被
走馬使司信入奏述鄧州未行物論甚喧汭罷數日因密使
以聽章獻太后垂簾臨朝中書奏事鄭公叅預皆蒼皇無以
對鄭公為昭文張節公集賢呂許公夏鄭公叅預皆蒼皇無以
以對鄭公為昭文張節公集賢呂許公夏鄭公叅預皆蒼皇無以
內侍監門衛將軍知州士辭但充位而巳年同再宥密
惟見守班任守信為隨州路鈐罷一相守習射于園中其左
歸心寢風延大語作己侍不救矣先是守信立數步路為鎮
承受州奏入月餘未行璋大密調守信以邊事入奏白于趙
高邑後遂道至一墳非命之誰氏曰故曹侍中墳守信自由
神疾作其年璋亦亮謝二月庚申朔禮部侍郎叅知政事魯
宗道卒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太后問唐武后何如
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時有上言請立劉氏
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眾不敢對宗道獨曰不可退謂同

列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 帝 太后將同幸慈孝寺
欲以太安輦前 帝行宗道曰婦有三從在家從父嫁從夫
夫沒從子 太后命輦後乘輿行執政多任子于館閣讀書
宗道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紈袴子弟得以恩澤處耶吾子
誠幼已任京官然終不使恩國恩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
折之 帝前自貴戚用事者莫不憚之時目為魚頭叅政曰
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在政府七年務裁抑僥倖不以名
器私于人疾劾 帝幸其第臨問賜白金三千兩既卒 皇
太后臨奠之贈兵部尚書初太常議謚曰剛簡復改為簡肅
議者以為肅不若剛為得其實也 王百子編作王曾言行錄及
他書莫不稱宗道剛簡可畏恐
子融所云或出私意耳不盡信 丙寅禮部尚書平章事張士
遜罷為刑部尚書知江寧府士遜得宰相曹利用之薦也利
用長樞密憑寵自恣士遜居其間未嘗有是非之言時人目

之為和鼓利用得罪士遜又營救之利用既斥士遜隨亦罷
上以士遜東宮舊臣故加秩而遣之辭曰又解通犀帶賜烏
戶部侍郎叅知政事呂夷簡以本官平章事始王曾薦夷簡
可相久不用士遜將免曾因對言 太后不相夷簡以臣度
聖意不欲其班樞密使張耆上耳耆一赤脚健兒豈容妨賢
至此 太后曰吾無此意行用之矣于是宰相夷簡以代士
遜 此據魏泰雜記然泰所云請即用士遜及士遜將罷曾復
薦夷簡不類曾平日舉動故不必如是也 丁卯以樞密副使給事
中夏竦為叅知政事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
權知開封府陳堯佐為樞密副使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
權三司使事薛奎為叅知政事奎入謝 上諭奎曰 先帝
常以卿為可任今用卿 先帝意也 初曹利用領景靈宮
使今樞密主事蘇藏用令史趙兼素中書堂後官孟昱主宮

中公使錢而利用嘗私貸錢未還法寺定利用為首當除名
藏用等為從應徒二年半詔藏用兼素呈並勒停利用同時
坐數罪而貸官錢法尤重 癸酉再貶利用為崇信節度副
使房州安置仍命內侍楊懷恩護送之 沒所賜第有司籍
利用家資得水晶杯盤十副賈人不能言其直曰此非人間
所常有也有老賈人識之曰噫此物官有舊價矣又何估為
吏詰之曰此丁侍中故物也侍中敗官籍其家貲吾蓋嘗估
之吏閱視舊牘果如所言 時朝廷以利用嘗所薦擢者多
領兵守邊欲悉罷去之殿中侍御史鞠詠請一切毋治以安
及側詔從詠言曹侍中利初交結利姪用者時無賴人幸其便因以
文武四十餘人諷之伴深交涉仁宗察之急出手詔其文武
臣僚內有先曾與曹利用深交涉仁宗察之急出手詔其文武
並行不覓節其外根問至其雖有涉內之事者或註誤亦不得
其事不見于寔錄正史然翰詠請勿治此用所薦擢領兵者
不知其從違按此則詠言必翰詠請今但借此用所記詠言仍削

而不乙亥詔工部侍郎知永興軍王曙為御史中丞 詔以
朝廷事簡中書樞密院聽午後五刻出 閏二月宦者多惡
曹利用必欲致之死楊懷敏護送利用行至襄陽驛懷敏不
肯前且以語逼之利用素剛遂自經死懷敏乃奏利用暴卒
始契丹深入寇朝廷方戢兵第憂不就願于聘賂無所愛而
利用以小官奉使敢任大事力斬其數于國有勞既富貴負
恃以為己功性又悍梗少通力裁僥倖而其親舊亦有因緣
以進者故及于禍然其在朝廷忠盡有守始終不屈死非其
罪天下冤之後其家請居鄧州 上惻然從之且命利用子
內殿崇班澗監本州稅曹澗監鄧州始聽利用諸子還京師十
月以舊第賜之甲辰詔文臣換右職者聽任子弟為文資
還利用子孫 戊申 上謂輔臣曰比達慈孝寺蓋以薦福 先帝及太一
宮為民祈禱幸已畢功自今京城惟倉庫營房官舍弊壞者

修完之餘毋得擅興力役因下詔諭中外都人士馭土木之
勞及詔下咸喜 壬子詔曰朕聞數路以詳延天下之士而
制舉獨久置不設意吾豪傑或以故見遺也其復置此科於
是稍增損舊名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於
教化科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
韜畧運籌決勝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凡六以待京朝官
之被舉及應選者又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又
置高蹈丘園科沉淪草澤科茂材異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
應書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畧智勇之士其法皆先上藝業于
有司有司較之然後試秘閣中格然後 天子親策之若武
舉則仍閱其騎射焉初盛度建言于 真宗請設四科以取
士曰經術之士若典型備舉則政教流行請設博通墳典達
于教化科堯試巨以事不直以言詔筆札求人審官期于適
用請設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今戎警未除調邊勞戍必資
良師以集事功請設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獄市之繁民命
所繫若推按失實則枉情傷生請設明曉法律能按章覆問
科景德二年遂置六科蓋緣度之議也時度方責洪州密詔
度撰策目馳驛以進及議封禪吏部科目皆廢夏竦既執政
建請復制舉廣置科目以收遺才 上從之更采度前議而
降是詔度卒傳云度初責洪州建議復賢良方正科密詔度
其議亦度始按賢良方正科自乾興二年始復置是年夏
贊應詔四年姜涉應詔咸平四年又置是年查道王曉陳越
等應詔元真宗親策何亮孫暨孫僅丁遜等而度請授洪州
乃景德元年閏九月然則傳所稱度請復賢良方正科誤矣
蓋賢良方正科其復已久而欲廣其科目而景德二年所
置六科實用度科議故雖置六科其目尚多取度目以進
也及故傳云其議亦自度始今稍潤使不相抵牾 癸
丑置理檢使以御史中丞為之其登聞檢院函改為檢匣
如指陳軍國大事時政得失並投檢匣令晝時進入常事五

日一進其稱冤濫枉屈而檢院鼓院不為進者並許指理檢使審問以聞時上封者言自至道三年廢理檢院而朝廷得失天下冤枉浸不能自達會 上讀唐史見誣函故事與唐

近臣言之夏竦因請復置使領上從其議 乙卯始命御史中丞王曙兼理檢使 淳化三年五月置理檢院至道二年十一月乙酉廢 三月壬申朔

詔龍圖閣待制以上自今非任要劇毋得奏異姓親 戊寅上謂輔臣曰王欽若久在政府察其所為真奸邪也王曾曰

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號為五鬼其邪奸險陂之迹誠如 聖諭 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陳詒知祥符縣

治嚴急吏欲動朝廷罪詒乃空一縣逃之 太后果怒而詒妻宰臣呂夷簡妹也執政以嫌不敢辯事下樞密院副使陳

堯佐獨曰罪詒則奸吏得計後誰復繩吏者詒由是獲免徙知開封縣詒辭乃命權判吏部南曹 庚辰詔自今召試人

令學士舍人院試詩賦如舊制以近歲所試論策其文汗漫難考也 天禧元年九月可考 河北轉運司言契丹歲大飢民流過河界

上謂輔臣曰雖境外皆吾赤子也可不賑救之乃詔轉運司分送唐鄧襄汝州處以間田所過州縣給食人二升 壬午

上謂監修國史王曾曰先朝美政甚多可諭史官詳載之因言兩漢書文辭溫雅唐書殆不能及也王曾退相謂曰 上

日省四方封奏間閱經史見前代述作之體且善評之自昔好文之主亦未嘗留意及此 癸未詔百官轉對極言時政

關失如舊儀在外者實封以聞既而 上謂輔臣曰所下詔宜增朋黨之戒 景德二年四月詔羣臣轉對 羣牧判官龐籍因

轉對言舊制不以國馬假臣下重武備也樞密院以帶甲馬二借內侍楊懷敏羣牧覆奏乃賜一馬三日而復借之數日

而復罷樞密掌機命反覆如此平日百官奏事 上前不自

批章止得送中書樞密院蓋防偏請以啓偉門近歲傳宣內
降寢多於舊臣恐法度自是隳也往者王卅融以公主子毆
府吏法當贖金特停任近作坊科物庫主吏宮掖之親盜官
物輒自逃三司捕未獲遽罷追寃今日 聖斷乃異于昔臣
竊惑焉又祥符令檢吏稍嚴胥吏相率空縣而去令坐罷免
若是則姑息者獲安而清強者沮矣籍武城人也始羣牧判
官缺以內降求之者凡十數人執政患之相與謀曰得孤寒
中有聲望才節可服人者與之則中旨可塞矣乃以籍姓名
進詔遂用籍 羣牧判官司馬池因轉對言唐制門下省詔
書出有不便者得以封還今門下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
切自中書下非所以防過舉也內侍皇甫繼明等三人給事
太后閣兼領估馬自言估馬有羨利乞遣官事下羣牧司閱
實無羨利繼明方用事自制置使以下皆欲附會為奏池獨

不可吏拜曰三中貴人不可忤也池不聽繼明等怒甚會除

開封府推官敕至閣門為繼明黨所沮罷乃以屯田員外郎

出知耀州池轉對附此出知甲申上封者言天下茶鹽課虧

請更議其法 帝以問三司使寇瑊：曰議者未知其要耳

河北入中國兵食皆仰給于商旅若官盡其利則商旅不行

而邊民困于餽運矣法豈可數更 帝然之因謂輔臣曰茶

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者衆但緣經費尚廣未

能弛之又安可更其法也 秦州鹽課虧緡錢數十餘萬事

連十一州詔殿中丞張奎往按之還奏三司發鈔稍緩非諸

州罪因言鹽法所以足軍費非仁政所宜行若不得已令商

人轉貿流通獨關市收其征則上下皆利執與設重禁壅關

之為民病有詔悉除所負奎臨漢人全義七世孫也奎事不

附茶鹽課丙戌遣官祈晴 上因謂輔臣曰昨令視四郊而

麥已損腐民何望焉此必政事有未當天心也古者大辟外
州三覆奏京師五覆奏蓋重人命如此其戒有司審獄議罪
毋或枉濫又曰赦不欲數然舍是無以召和氣 夏四月庚
寅赦天下免河北被水民賦租京師自三月朔而不止前赦
一夕而霽 五月己未朔詔禮部貢舉庚申詔曰朕試天下
之士以言觀其趣向而比來流風之變至於會粹小說磔裂
前言競為浮夸靡曼之文無益治道非所以望于諸生也禮
部其申飭學者務明先聖之道以稱朕意焉 甲子 上曰
羣臣請對者多求進少求退何也王曾曰苟抑奔競崇靜退
則庶幾有難進之風矣 上然之 己巳詔以新令及附令
頒天下始命官刪定編敕議者以唐令有與本朝事異者亦
命官修定成三十卷有司又取咸儀平制令及制度約束之
在敕其罪名輕者五百餘條悉附令後號曰附令勅 庚午

詔國朝曾任兩府及宣徽使四經郊祀未錄用子孫者官其
親屬一人三經郊祀而見無食祿者即與推恩刺史少卿監
以上六經郊祀未錄用子孫及見無食祿者亦官其親屬一
人郎中及帶職員外郎升朝官為四川廣南知州軍監物故
者歷任非犯賊本家見無人食祿並聽以遺表聞 上封者
言近邊內地州郡多是儒臣知州邊事武畧安肯留意欲望
自今選有武勇謀略內殿崇班以上三二十人於河北河東
陝西及西川廣南不以遠近但路居衝要處充知州得替日
異本處民間或邊事十件聞奏或朝廷要人驅使詢之于朝
則曰某人曾在某處知某處事宜則是先試之以近邊之事
後委之以臨邊之任或為州郡之防或為偏裨之將不乏人
矣樞密院請令武臣閣門祗候以上知州軍代還日知州言
事五件內三件民間利害二件邊事或兵馬利便其知軍言

事三件內二件民間利害一件邊事或兵馬利便後之 庚辰 上與 太后御承明殿群臣請對者凡十九班至第九班賜輔臣食于崇政殿門有頃再坐日昃乃罷 六月辛卯命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晏殊龍圖待制孔道輔馬季良看詳轉對章疏及登聞檢院所上封事類次其可行者以聞右司諫范諷曰非 上親覽決可否則誰肯為陛下極言者不踰月詔罷看詳 壬辰置益梓廣南路轉運判官與轉運使分部按巡位諸州同判上別給印分巡即用之仍詔磨勘及三年者遷一官議者以為自罷諸路提點刑獄而益梓廣南止一轉運使不能周知民事故也 甲辰詔鎖廳應舉人自今在京有職事無職事已罷未赴并聽于國子監開封府取解外任者聽于別州仍先取旨文臣許兩應武臣止一 丁未大雷雨玉清昭應宮災宮凡二千六百一十楹獨

長生崇壽殿存為翌日 太后對輔臣泣曰 先帝力成此宮一夕延燔殆盡猶幸一二小殿存余樞密副使范雍度太后有再興葺意乃抗言曰不若燔之盡也 太后詰其故雍曰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用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答天戒也宰相王曾呂夷簡亦助雍言夷簡又推洪範災異以諫 太后默然太廟齋郎蘇舜欽詣登聞鼓院上疏曰烈士不避鈇鉞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是以懷策者必吐上前蓄冤者無至腹誅然言之難不如容之難容之難不如行之難有言之必容之行之則三代之主也幸陛下留意焉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灾者幾于十九臣以為任用失人政令多還賞刑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灾欲悟陛下而大臣歸咎于刑獄之濫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為禳赦如是則

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
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霾及今前志曰積
陰生陽、生則災見烏乘夏之氣發洩于玉清宮震雨禱下
烈焰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非慢于火備乃天之垂戒也
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
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弄威權
者去之念刑政之失收芻蕘之論庶幾可以變災為祐決曰
之間未聞為此而將興工役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
聚首橫議咸謂非宜皆曰 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
庶帑府流行乃作斯宮及其畢功海內虛竭陛下即位未及
十年數遭水旱雖征賦減入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土木則費
用不知紀極財力耗于內百姓勞于下內耗下勞何以為國
况天災之已違之是欲競天無省己之意逆天不祥安已難

任欲期厚貺其可得乎今為陛下計莫若采吉士去佞人修
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征稅寬減則可以謝天意而安
民情矣夫賢君見變修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
見之變是陛下修己之日豈可忽哉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
鶴館災詔曰乃者火災降于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燭變
異罪在朕躬群有司又不宥極言朕過以至于斯將何悟焉
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鶴館大不及此宮彼尚降詔四方以求
己過是知古之帝王憂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
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禮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道
不篤或耀虛譌諛夫昌卯勝正則失其性自天而降及濫災
妄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興師徒而不能救故魯成公二年新
宮灾劉向謂成公信三桓之子孫之讒遂父臣之應襄公九
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也今

宮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共默內省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

述前世之法天下幸甚舜欽時年二十一易簡之孫者之子

也舜欽上疏正史不載其甲寅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

章事王曾罷為吏部尚書知兗州始太后受尊號冊將御天

安殿曾執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曾執不可如前皆供張別殿

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所裁正太后滋不悅會玉

清昭應宮災曾以使領不嚴累表待罪乃罷相出守尋改青

州是月河北大水壞澶州浮橋秋七月王清昭應宮道

士杖脊者四人決杖者五人知宮李知損仍編管陳州御史

臺鞠火起得知損嘗與其徒茹葷聚飲宮中故也初太后

怒守衛者不謹悉下御史獄欲誅之中丞王曙上言昔魯桓

僖公廟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者也遼東高廟及高園

便殿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

堂隆以臺榭宮室為戒宜罷之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

所建宮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祀

以應天變而右司諫范諷亦言此實天災不當置獄窮治監

察御史張錫言若反以罪人恐重貽天怒言者既衆上及

太后皆感悟遂薄守衛者罪議者尚疑將復修宮諷又言

山木已盡人力已竭雖復修必不成臣知朝廷必不為此其

如疑天下何願明告四方使戶知之己已下詔以不復修宮

之諭天下改長生崇壽殿為萬壽觀乙酉罷輔臣所領諸宮

觀使名從呂夷簡張昞夏竦之請也八月丁酉朔日有食

之詔曰先帝患吏廩不給而廉潔者無以勸故並錫之

公田歲月浸深侵年滋長獄訟數起反以害人重失先帝

之意其罷天下職田官收其入以所值均給之仍委三司別

為條約先言上封者言職田有無不均吏或不良徃多取

以殘細民請罷之詔資政殿學士晏殊與三司審官三班院
吏部流內銓參議皆以為然乃降是詔 己丑宰相呂夷簡
加吏部侍郎昭文館大學士 辛卯樞密使張昞改山南東
道節度使參知政事夏竦加刑部侍郎復為樞密副使樞密
副使范雍姜遵陳堯佐並加給事中堯佐改參知政事竦與
夷簡不相悅故以堯佐易之 御史中丞王曙為工部侍郎
參知政事 甲午詔國子監進士自今以五十人為解額

己亥詔命官犯詆入己贓者自今毋使親民 九月丙寅詔
閣門自今入內都知押班如昭宣使以上即與客省使等為
一班皇城使副以下並在皇城使之前別作一行 太祖朝
都知押班率供奉官為之內中祇應裹頭巾衣褐衫而已宰
相呂夷簡不考故事輒升其班次議者非之都知押班裹頭
江休復襟志又云許公升都知押班事當考 編敕既成合
御史臺至今每遷官必奏免正衙此事

十一

十二

農田敕為一書視祥符敕損百有餘條其麗于法者大辟之
屬十有七流之屬三十有四徒之屬百有六杖之屬二百五
十有八笞之屬七十有六又配隸之屬六十有五大辟而下
奏聽者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者也于是詔下諸路閱視
聽其言未便者尋又詔書一年無改易然後鏤板頒行 壬
午徙知貴州李迪知河南府迪朝京師 太后語迪曰卿昔
者不欲吾預國事殆過矣今日吾保養天子至此卿以為何
如迪對曰臣受 先帝厚恩今日見 天子明盛誠不知
太后聖德乃至此 太后亦喜 冬十月甲午詔在京諸軍
班諸所支月糧令提點倉場官三糧料院依排定諸倉年月
畧分以軍支高下給之違者許人告公人遷一資百姓給賞
錢二十千先是上封者言諸糧料院所勘旁多遠近不均有
軍營在西而給東倉或在東而給西倉故欲以邀求軍人事

下三司三司言凡資軍糧皆自糧料院先進樣然後三司定倉廩畧分而以年月次之今城東十二倉貯江淮所漕米最多城南惟有米一倉城西三倉兼貯茶城北四倉貯畿內租賦及馬料所貯既不同難據軍營遠近就支自今請糧料院如敢用此有所邀求請重置于法故降是詔按沈括筆談云禁兵之法欲其習山川勞苦遠及酒入營門者皆外制更成之少子而衣食者即足又赴京師倉衛兵請糧者營在城東者即令赴西倉在城西者即令赴東倉仍不許庸儼車脚皆須自負嘗親登右糧門觀之蓋使封事者指陳糧料院勘旁之弊無外慕安幸若而易使今上封事者指陳糧料院勘旁之更當考詳表而出之法也詔諸州軍文武升朝官歲舉見任判官主簿尉有罪非賦私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堪縣令者各一人轉運使副不限以數舉者及二人移注近縣令任滿無賦罪公私罪情輕用刑無枉濫促賦無追擾本部上治狀升幕職再知縣又無過譴或有罪而公私情輕重職業愈

世一

世一

修者替還引對特遷京官仍遂任與免選納粟及外人令皆增考舉數先是流內銓引選人朝辭有老耆者授縣令謂宰臣曰縣令之職有民有社一邑刑政重輕皆得自專若得自專苟非其人為害不淺雖遠方僻郡尤當擇人宣朝廷德義此輩皆昏老使之臨民必有貪墨疲懦之弊會有上言乞奏舉以充縣令乃降是詔美政云：據張唐丁未詔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奏計京師毋以土物饋要近官先是鍾離瑾同奏許多載奇花怪石納禁中且賂權貴殿中侍御史鞠詠右司諫劉隨皆劾瑾詠請付御史臺治帝面諭瑾亟還所部于是又條約之十一月癸亥冬至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乃御天安殿受朝秘閣校理范仲淹奏疏言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理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于內行家禮可也今願與百官同列爵君體

損主威不可為後世法疏入不報晏殊初薦仲淹為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緣辱公薦每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及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仲淹退又作書遺殊申理前奏不少屈殊卒媿謝焉又奏疏請皇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尋出為河中府通判歐陽修作仲淹神道碑云為太后將以其事遂已按仲淹為聽仲淹之言會慶殿未嘗已也豈修謂止在便殿不在前殿為聽仲淹之言會慶殿未嘗已也豈修謂曾執奏非由仲淹然修蓋誤今不取富弼作河中府通判亦疏奏遂罷上壽儀然修蓋誤今不取富弼作河中府通判亦時誤今但取其出後先遣中府使諭令勿言此也今不取是月詔自今每遇南郊大禮錄周世宗從孫一人班行本志據當十二月庚寅以知制誥李仲容判禮部故事茂才異等高蹈丘園沉淪草澤三科所上策論先委禮部考覈以聞乃得召試時直史館康孝基判禮部定富弼等十人詞理皆優

上意其品藻未精故改命仲容而以孝基為同判仍取富弼等策論覆較之弼河南人也庚子詔中書自今朝官以上告詞別錄本上禁中辛亥以左司諫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知鄆州坐糾察刑獄事不當也曹利用未敗時道輔嘗言利用及上御藥羅崇勳竊弄威權宜早斥去以清朝廷立對移刺太后可其奏乃退利用既被譴死而崇勳固在云本傳輔除左正言受命以清朝廷立對移刺太后可其奏乃退本傳按道輔為左正言去乃天聖元年八月首論此利用人及崇勳五年十之狀猶未著道輔必不以聖命日八首論此利用人及崇勳五年十後可遷其言亦妄矣且論利然不與業勳同論或道輔果與同論輔知鄆州必不在道輔始受命日傳蓋不由論也崇勳故耳當考天下上戶部主戶六百萬九千八百九十六口二千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六客戶四百五十五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口六百二萬二千三百一十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七十

天聖八年春正月丙寅命資政殿學士晏殊權知禮部貢舉
甲戌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彰武節度使贈侍中謚武穆曹
瑋卒瑋用士得死力平居意舒緩及行師多奇計出入神速
一日張樂飲寮吏坐中失瑋所之明旦徐出視事數馘庭下
嘗稱疾加砭艾臥閣會賊大至瑋奮起裹瘡被甲跨馬賊見
駭奔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自三都之捷威震西域喃
厮囉每聞瑋名即望瑋所在東嚮合手加額契丹使過天雄
部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從騎馳驅也 真宗重兵事凡邊
奏必手詔詰難至十數及而瑋守初議卒無以奪後雖他將
有論邊事者往往密付瑋處之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
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之即斬叛者投其
首境上羌殺邊民入羊馬贖其死下令曰羌自相犯從其俗
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無敢犯環慶屬羌田多為人所市致
單弱不能自存因沒虜中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遷其
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予田二頃再更秋
獲課市一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田五十畝至三百
人以上團為一指揮要害處為築堡使自整其地為方田環
之立馬社一馬死衆為出錢市馬屬羌降者既多因署其首
領為軍至或指揮使或副指揮使統其族帳止于本軍叙
進以其習知虜情與地利不可從他軍也開邊壕率令深廣
丈五尺山險不可墜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虜後皆以
為法山東知名士賈同嘗造瑋客外舍瑋欲按邊即同舍邀
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列立人
音不徹舍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瑋為將不如其父寬然

自成一家同是臨淄人初名周字公竦著山東野錄七篇年四十餘同進士出身時大中祥符四年也 真宗命改今名王欽若方貴盛問同名欲致之固謝不往居八九年始調歷城主簿張知白薦為大理評事通判兗州綿州天聖初上書言自祥符以來諫諍路塞一謂乘間造符瑞以欺 先帝今謂奸既白宜明告天下正符瑞之謬罷宮觀崇奉歸不急之衛兵收無名之實費使 先帝免後世之議國家無因衛之失又言寇準忠規亮節疾惡擯邪自其貶斥天下之人弗見其罪宜還之內地以明忠邪善惡之分時 太后臨朝而同言如此人以為難再遷殿中丞知隸州卒 集賢校理彭乘以親在蜀懇不便之官詔乘知普州蜀人得鄉郡自乘始普鮮知學者乘為興學召其子弟為生員教育之俗遂變此同乘遷校理附見知普州事不必在此月也二月戊子詔五代時官三品以上告有存

者子孫聽用蔭仍須得保官三人 三月甲子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丙寅試諸科丁卯賜進士王拱壽等二百人及第四十九人同出身己巳賜諸科及第同出身者又五百七十三人拱壽咸平人也詔更其名曰拱辰 詔應制科自今聽隨禮部貢舉施行 壬申幸後苑賞花釣魚觀唐明皇山水字石于清輝殿後官皆賦詩遂燕太清樓每歲賞花釣魚所賦詩皆預備及是出不意坐多窘者優人以為戲左右皆大笑翌日盡取詩付中書第其優劣度支員外郎秘閣校理韓義所賦獨鄙惡落職降司封員外郎同判冀州 乙亥詔宗室嫁女擇士族之有行義者敢以財冒為昏御史臺街司察舉之 度支副使刑部郎中唐肅為龍圖閣待制肅清直廉儉于仕進恬如也在度支會合糴麥京師數且足而有豪姓又欲入官者數十萬石因權倖以干掖庭而 太后面

命肅：曰表貯于倉率不過二歲多則腐朽不可食况撓法
耶卒不受嘗得知洪州儀舟南康不即赴或問之肅曰職田
以四月為限今遽往得無趣利之議乎踰月乃上 三司言
方建太一宮及洪福等院計從材木九萬四千餘條乞下陝
西市之詔可通判河中府范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
復侈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寺觀減
定常歲市木之數蠲除積負以彰聖治尋從陳州又言恩偉
多以内降除官非太平之政願以上官賀婁為戒事雖不行
上以仲淹為忠 夏四月丙申禮部郎中知制誥徐奭為翰
林學士權知開封府奭邁有才然銳於進取在西掖幾四年
未遷乃由內降入翰林領開封府時議簿之不半載暴卒
五月甲寅賜州龍虎山漢天師張道陵二十五世孫乾曜號
虛靖先生以其見素為試將作監主簿仍令世襲先生號蠲

其祖課

六月癸巳監修國史呂夷簡等上新修國史于崇

政殿初

太祖 太宗正史帝紀六志三十傳五十九凡一

百二十卷至是修 真宗史成增紀為十志為六十傳為八
十摠百三十卷故事史成由監修而下進秩而夷簡固辭之

甲午修國史夏竦同修國史宋綬馮元編修官王舉正謝
絳李淵黃鑑管勾內臣韓守英承受藍元用羅崇勳供奉皇
甫繼明並遷官職 乙巳御崇政殿試書判拔萃及武舉人

戊申以書判拔萃人宣州司理叅軍曲江余靖為將作監

承知海陽縣安德節度使推官淮南尹洙為武勝節度掌書
記知河陽縣武舉人張建侯等十二人補三班奉職借職差

使殿侍 秋七月丙辰詔以冬至有事于南郊 丁巳詔修

史官修國朝會要

慶曆四年

乙酉命翰林學士宋綬馮元

為初考制策官翰林學士章得象御史中丞王隨覆考知制

誥石中之益鍊副使鞠詠編排自是御試制科人率如此例
丙午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成都
何詠茂才異等富弼詠弼所對策並及第四等丁丑以詠為
祠部員外郎同判永興軍賜五品服弼為將作監丞知長水
縣詠邑里據登八月丁亥召近臣及宗室觀 三聖御書于
龍圖天章閣又觀瑞穀于元真殿後臣賦詩賜御飛白字各
一軸遂宴藥珠殿 癸巳資政殿學士晏殊言唐明經並試
策問參其所習以較才識短長今諸科專取記誦非取士之
意也請終場試策一篇詔近臣議可否咸以諸科非素習其
議遂寢 九月壬子詔長寧節天下建置道場及賜宴並如
乾元節其貢物畱奉處止奉表附驛以聞 癸丑復置諸路
提點刑獄官仍令所至毋得送迎其吏人約舊數裁減之不
十日又廢不行 丙辰罷百官轉對自復轉對言事者頗眾

史七十一

大臣不悅也故復罷之此據要劉美家婢出入禁中六招權利
樞密直學士刑部侍郎趙禎厚結之己已擢禎為樞密副使
命未出人馳告禎：問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世傳以為笑
冬十月陝西解州解安邑兩池歲為鹽百五十二萬六千四
百二十九碩五十斤以席計為六十五萬五千一百二十席
席百十六斤初以給京師及西京南京：東之兗鄆曹濟濮
單廣濟京西之滑鄭穎陳汝許孟陝西之河中陝解鞏慶成
河東之晉絳慈隰淮南之宿亳河北之懷衛及澶州諸懸之
在河南者總府州軍二十八皆官役鄉戶衙門及民夫謂之
貼頭水陸漕運禁人私鬻京西之襄鄧蔡隋唐金商房均鄧
光化信陽陝西之京兆鳳翔同華耀乾涇原邠寧儀渭廊坊
丹延環慶秦隴鳳階成保安鎮戎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北者
總府州軍三十七聽商賈販鬻官收其筭並邊秦延環慶渭

原保安鎮戎德順九州軍又募人入中崩粟償以鹽凡通商州軍在京西者為南鹽在陝西者為西鹽若禁鹽地則為東鹽各有經界防其越逸而三京二十八州軍官自輦鹽百姓困于轉輸頗受其弊有上書言縣官權鹽得利微而為害博兩池積鹽為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校請通商平估以售少寬百姓之力乃詔盛度王隨議其更制度隨與權三司使胡則畫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官伐木造船以給輦役而兵民疲勞不堪其命今無復其弊一利也始以陸運既差帖頭又役車戶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又舟運河流有沉溺之患索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脰今皆得食真鹽三利也國之錢幣謂之貨泉蓋欲使之通流而富室大家多藏鏹不出故民用益盛今得商人六十餘萬頗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五

利也 丙申詔曰池鹽之利民食所資申命近臣詳立寬制特弛煩禁以惠黎元其罷三宗二十八州軍權法聽商賈入錢若金銀京師權貨務交鹽兩池此據本志或云上書者王景也景嘗言池鹽之利唐氏以來幾半天下之賦 太宗時法令

嚴峻民不敢私煮煉官鹽大售 真宗務緩刑罰寬聚斂私鹽益多官課日虧景時為選人始建通商之策大臣咸言其不便 太后力欲行之謂大臣曰聞外間多言鹽惡信否對曰惟御膳及宮中鹽善耳外間皆食土鹽 太后曰不然御膳亦多土不可食或議通商何如大臣皆以為如是則縣官必多所耗 太后曰雖棄數千萬亦可耗之何害大臣乃不敢言故命盛度等與三司詳定利害卒行景策詔下蒲解之民皆作感聖恩齋此據馬光記自是雖商賈流行而歲課之入官者耗矣此據實錄壬寅置天章閣待制位龍圖閣待制之下命

益鍤副使禮部員外郎鞠詠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吏部流
內銓范諷為之 十一月丙寅朝饗景靈宮 丁卯饗太廟
戊辰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賀 皇太后于會慶殿 十二
月癸未加恩百官 壬辰以雷州司戶參軍丁謂為道州司
戶參軍始南郊肆赦中外疑謂必將內徙刑部員外郎知雜
事兼侍御史劉隨言彼擅移于陵域將不利于君親只合取
彼頭顱置諸郊廟殿中侍御史張錫言謂奸邪美國罪當死
無可憐且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還是違天下意由
是止徙道州 乙未詔長寧節百官上壽于崇政殿初 上
謂輔臣曰昨郊禮畢朕嘗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賀 皇太
后于會慶殿明年長寧節宜定百官上壽儀下太常禮院議
而 太后不欲御會慶殿既而復欲就會慶殿 丁未定難
節度使西平王趙德明遣使來獻馬七十疋乞賜佛經一藏
從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七十二

仁宗皇帝紀九

天聖九年春正月辛亥詔諸路轉運判官員外郎以上遇南郊聽任子弟丙辰長寧節百官初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己未龜茲國沙州並遣使貢方物庚申資政殿學士晏殊言占城龜茲沙州邛部川蠻夷往來有挈家入貢者請如先朝故事委館伴使詢其道路風俗及繪人物衣冠以上史官從之辛酉以刑部尚書知許州張士遜為定國節度使檢校太傅時士遜朝京師翼復入相天章閣待制鞠詠奏曰曹利用擅威福士遜與之共事相親厚援薦以至相位陛下特以東宮僚屬用之臣願割鷹恩伸公義趣使之藩士遜乃赴許州丁卯祠部員外郎集賢使理同修起居注晁宗慤為知制誥宗慤迥子也宗綬嘗謂自唐以來惟楊於陵身見其子嗣復繼掌命書今始有晁氏焉辛未改新判陳州錢惟演判河南府時惟演託疾久留京師既除陳州遷延不赴且圖相位天章閣待制范諷奏曰惟演嘗為樞密使以皇太后姻屬罷之示天下以不私今因不可復用殿中侍御史郭勸亦請督惟演上道惟演自言先隴在洛陽願司宮鑰遂命惟演守河南從其行他日諷入對太后謂曰惟演去矣諷曰惟演奴僕皆得官不去尚奚以為時惟演弟處州觀察使知定州惟濟亦遷武昌留後知澶州尋復知定州勸又言惟演不當為其弟求遷且就提兵權乞罷之不報翰林學士盛度請其子奉禮部中甫於館閣讀書從之二月庚寅以試身言書判選人前奉國節度推官顧祥等六人為京官癸巳詔曰職田所以惠庶吏而貪者並緣為私侵漁細民滋益為害此詔有司罷職田如聞勤事吏祿薄不足以自

贍朕甚憫焉其復細職田即多占佃夫若無田而令出租者以枉法論先是下三司裒職田歲入之數計直而均給之未能即行 上因閱天下所上獄多以賄敗者遂降是詔 三月壬子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鞠詠卒他日 上宴近臣謂范諷曰卿與鞠詠並命今亡矣朕甚念之 甲寅奉安

太祖 太宗 真宗御容于西寅鳳臺山會聖宮 戊午詔

館閣增募寫書吏五十人 己巳翰林侍講學士孫奭試太

常博士國子監直講賈昌朝秘書丞諸王府侍講趙希賢殿

中丞國子監直講郭稹左贊善大夫國子監直講楊安國講

說于中書奭前判國子監會諸博士講說獨謂昌朝有師法

他日書路隋韋處厚傳示昌朝曰君當以經術進如二公及

試中書稹固辭而昌朝亦以叅知政事陳克佐親嫌報罷隴

副志云世謂奭知人然昌朝與路韋名立同類矣 夏四月

辛巳三司請在京權貨務入未監錢歲以百八十萬三千緡

建州市茶歲以五十萬斤真州轉般茶倉歲以二百五十綱

為定額建州茶減五萬斤餘從之 丁酉詔太常寺 太后

御殿樂升坐降坐曰聖安之曲公卿入門及酒行曰禮安之

曲上壽曰福安之曲初舉酒曰玉芝之曲作厚德無疆之舞

再舉酒曰壽星之曲作四海會同之舞三舉酒曰奇木連理

之曲初命侍講學士孫奭撰樂曲名資政殿學士晏殊撰樂

章至是上之仍改厚德無疆曰德合無疆 五月庚申以書

判拔萃選人李惇裕等四人為京官武舉人李瞻為三班借

職惇裕至從子也 乙亥徙修史院于宣徽院初寓中書第

一廳及史成績纂會要故從之 六月契丹主隆緒病消渴

浸劇召東平王蕭孝穆上京留守蕭孝先使輔立其子木不

孤且誠以無失朝廷信誓己卯卒于大斧河隆緒曉音律與

帳下縱飲或通晝夕自歌起舞歲獻方物皆親閱視必使美好中意守約甚堅未嘗稍啓邊隙立二十四年年六十一謚曰聖宗其妻號齊天皇后妾號順聖元妃齊天平州節度使蕭思猥之女耶律隆甥也有容色隆緒愛幸特甚事燕尤謹燕亦以隆運故深愛之燕既死齊天預國事權勢日甚置宮闈司補官屬出教命加號仁慈翊聖齊天彰德皇后生日曰順天節有子皆不育元妃生子長即木不孤次曰達旦李生女楚國公主燕國公主燕以楚國公主嫁其弟蕭徒姑撒為築城以居之曰睦州號長慶軍徙戶一萬實之曰從嫁戶齊天善琵琶通琵琶工燕文顯李文福元妃屢言其罪隆緒不治又為番書投隆緒寢中隆緒得之曰此必元妃所為也命焚之隆緒以齊天皇后為皇太后順聖元妃為皇太妃元妃匿其遺命自為皇太后與帳下醫耶律意孫謀令人誣告齊天謀叛載以小車囚之上京未幾縊殺之殺其左右百餘人以庶人禮葬祖州白馬山初隆緒將死厲木不孤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子故命汝為嗣我死汝子毋勿殺之後木不孤遊獵過白馬山追感父言哭其塚從葬阿保機墓傍木不孤蓋隆緒第八子始封梁王後為皇太子既即位更名宗其改元景福軍國事皆其母專制之尋加號曰法天皇太后契丹每歲正月上旬出行射獵凡六十日然後並撻魯河鑿冰釣魚冰泮即縱鷹鷂以捕鶯雁夏居炭山或上陞避暑七月上旬復入山射鹿夜半令獵人吹角効鹿鳴既集而射之賤他姓貴耶律蕭氏其官有契丹樞密院及行宮却搆管司謂之北面以其在牙帳之北以主番事又有漢人樞密院中書省行宮都搆管司謂之南面以其在牙帳之南以主漢事其惕隱宗室也夷離畢叅知政事也林牙翰

林學士也夷高申刺史也內外官多倣中國者其下佐吏則

有敬史木古

古字疑作直
字更詳之

思奴古都奴古徒奴古分領兵馬

則有統軍侍衛控鶴司南王北王奚王府五帳分提失哥東

西都省太師兵又有國舅鈐轄遙輦裳克諸司南北皮室二

十部族節度頻必理九克漢人渤海女真五節度五治太師

一百六九百家奚

內外官至一百六
九百家奚皆新增

凡民年十五以上

五十以下皆籍為兵將舉兵必殺灰牛白馬祠天地日及木

葉山神鑄金魚符調發軍馬其捉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軍

所舍有遠探欄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每其主立聚所剽人

戶馬牛金帛及其下所獻主口或犯罪沒入者別為行宮領

之建州縣置官屬既死則設大穹廬鑄金為像翔望節辰忌

日輒致祭築臺高丈餘以盃焚食謂之燒飯十宮各有民戶

出兵馬阿保機曰洪義宮德光曰永興宮兀欲曰積慶宮述

律曰延昌宮明記曰章敏宮突欲曰長寧宮燕曰崇德宮

隆緒曰興聖宮隆慶曰敦睦宮隆運曰文忠王府又有四樓

在上京者曰西樓木葉山曰南樓龍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

樓凡受冊積柴升其上大會番夷其下已乃燔柴告天而漢

人不得預有譚子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直四鼓將盡歌于

帳前號曰聒帳每謁木葉山即射柳枝譚子唱番歌前導彈

胡琴和之已事而罷三歲一試進士貢院以二十紙書及第

者姓名給之號喜帖明日舉案而出樂作及門擊鼓十二面

云以法雷震

正史載此段于契丹傳末此實錄但增內外官
至六百五家奚凡百餘字耳今依實錄仍附龍

後緒沒翰林學士宋綬西上閣門使曹琮夏元亨上新編皇

太后儀制五卷詔名曰東內門儀制甲申殿中侍御史楊

偕言金耀門外有沙廟又碧瀾橋側有木神人多禱祀皆假

託鬼神以惑眾請行禁止從之偕中部人少從神放學終南

南

山舉進士為漢州軍事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世有化瓦石為黃金者乎就偕試之既驗欲授以方偕曰吾方從吏祿安事化金於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出戶忽失所在雄州以契丹主訃聞辛丑輟視朝七日在京及河北河東緣邊亦禁音樂七日命御史中丞王隨為祭奠使西上閤門使曹儀副之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為賀登位使崇儀副使孫繼鄴副之龍圖閣待制梅詢為國母吊慰使昭州刺史張綸副之鹽鐵副使司封員外郎王駿為國主吊慰使內殿承制閤門祇候許懷信副之 秋七月丙午朔契丹遣奉陵軍節度使耶律乞石來告哀 上為成服于內東門之幄殿 帝向其國哭五舉音而止 皇太后舉哭如 上儀遣近臣詣館吊慰常服黑帶繫鞵不佩魚 戊午命樞密直學士寇瑊為賀契丹登位使改賀登位使孔道輔為契丹母冊禮使西染院使魏昭文副之虜母冊禮使自此始 癸酉以翰林侍講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兵部侍郎孫奭為工部尚書知兗州 帝每御經筵設象架度書策外向以便侍臣講讀奭年高視昏或陰晦即為徙御座于閣外奭講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及復規諷 帝竦然聽之嘗畫無逸圖以進 帝施于講讀閣 帝與 太后見奭未嘗不加禮三請致仕召對承明殿敦諭之奭以年逾七十固請泣下 帝亦惻然詔與馮元講老子三章各賜帛二百足以不得請求近郡故優拜焉仍詔須宴而後行 甲戌權度支判官右正言陳執中罷度支判官諫院供職國朝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故官職差遣離而為三令之官裁用以定俸入爾而不親職事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皆須別降敕許赴諫院供職者乃曰諫官 八月丁丑太子少保致仕贈右僕射馬亮卒亮有智略敏于政事然所至

無廉稱呂夷簡少時從其父為縣福州亮見而奇之妻以女
妻劉恚曰嫁女當與縣令兒耶亮曰非爾所知也及卒時夷
簡在相位有司謚曰忠肅人不以為是也 辛巳以天章閣
待制范諷為賀契丹登位使寇瑊病不能行故也諷過幽州
北見原野平曠慨然曰此為戰地不亦佳哉虜人相視不敢
對 丙戌出內藏庫絹六十萬下陝西河北河東市糴糧草
戊戌又出內藏庫緡錢五十萬河北市糧草 九月己巳樞
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程琳為給事中權知開封府寇瑊卒
王蒙正子齊雄捶老卒死妻與子以病告乞毋驗屍琳察其
色詞異令有司驗劾得捶死狀蒙正連姻 太后家 太后
因琳對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耳琳曰奴無自專
理且使令與已犯同 太后默然遂論如法外戚吳氏離其
夫李咸熙而挈其女姪歸咸熙訴府琳命還女吳氏曰已納

卷之七十一

六

宮中美琳即請于 帝且曰臣不言恐諍臣有以議陛下者

帝亟命出之

二事附見

詔出內藏庫絹六十萬下河北折糴

軍儲自三等而上戶計其稅一石者糴五斗 庚午以吏部
尚書知天雄軍王曾為彰德節度使仍知天雄軍契丹使者
往還肅車徒而後過無敢大聲疾呼者人樂其政為西像而
生祠之 冬十月己卯以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宋綬為龍
圖閣學士知應天府時 太后猶稱制五日一御承明殿垂
簾決事而 上未始獨對群臣也綬言唐先天中宗為太上
皇五日一受朝處分軍國重務除三品以上官決重刑明皇
日聽朝除三品以下官決徒刑今宜約先天制度令羣臣對
前殿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 太后意故
命出守侍御史知雜事劉隨殿中侍御史郭勸並言綬有辭
學當留本朝不宜處外不聽 侍御史知雜事劉隨言比年

庶官僥倖請託或對見之際涕泗祈息或積効甚微銜鬻要
賞亦有藩翰之臣位尊職重表章不遜奏請靡馭按察之司
燕安碩望以容姦為大體以舉職為近名以巧詐為賢以恬
退為拙以至貪殘者瀆于貨財老疾者不知止足請行申儆
丙戌詔曰公卿大夫所宜勵名節以厚風化而或枉己以近
成行險以沽寵詆誣執政干撓有司藩臣多所徵求使者弛
于刺舉營利冒祿朕何望焉凡在位之臣其務修警毋蹈卿
枉以速邦憲 乙未常叅官已授外任者毋得奏舉選人為
京官 閏十月壬戌司天監上重修崇天曆 癸亥鹽缺副
使司封員外郎王駿戶部副使刑部員外郎杜衍並為天章
閣待制初馬季良建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居茶鹽交引請
官置務敷市之季良方用事有司莫敢逆其意駿獨不可曰
與民競利豈國體耶他日 上見駿勞之曰官市交引賴卿

力言罷之甚善有司臨事當如是也薛頴死其家屬行為墓
誌衍却之及在三司因奏事 上謂衍曰薛頴有醜行卿不

與誌墓誠清識也自是有意大用

續訓謂上此言附衍

戊辰知兗州翰林侍讀學士工部尚書孫奭辭曲宴太清樓

召太子少保致仕晁迥及近臣皆預 帝飛白大字以賜二

府而小字賜諸學士獨奭與迥兼大字詔羣臣即席賦詩

帝問迥年及服餌之術對曰犬馬之年八十有一未嘗服餌

金石不意衰朽再覩 天穎而臣之子宗慤又忝侍從同與

宴樂千載之遇也因徙迥坐御死中丞之南 太后特出禁

中珍器勸奭及迥酒所以寵貴之甚厚翌日奭入謝又命講

老子賜襲衣金帶鞍勒馬及行賜宴瑞聖園又賜詩詔近臣

皆賦舊制賜宴則御史中丞不與王隨時為御史中丞悔之

曰此盛事也吾不可以不與上疏請行詔許之

王隨事更當考此據記聞

十一月辛巳徙三館于崇文院先是三館秘閣在左掖門內
左昇龍門外大中祥符八年大內火權寓右掖門外至是修
崇文院成復徙之昭文館大學士呂夷簡奉表稱謝 是歲
天下上戶部五百九十七萬八千六十五口一千三百二十
一萬七百二十四客戶三百四十萬二千七百四十二口五
百七十二萬五千一百四十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七十三

仁宗皇帝紀十

明道元年春正月乙亥以新知江陵府杜衍為河北都運使初命衍守荆南殿中侍御史郭勸言衍清直當留本朝不宜處外不聽會河北之軍費乃遣衍一官往經度之不增賦于民而用足 癸巳詔按舉官奏劾所部官吏而反為所訟者自今毋得受理 二月癸卯監修國史呂夷簡上三朝寶訓三十卷賜編纂官直集賢院王舉正三品服李淑五品服丙午詔入廣南官者毋得過兩任初監察御史蔣堂言五嶺炎瘴之地人所憚行而比部員外郎江澤三任皆願官廣南若非貪黷何以至此故條約之堂嘗知臨川縣民李甲恃富多為不法前令莫能制堂戒諭不悛白州以兵索其家得僭乘輿物置甲死堂宜興人也 庚戌知許州定國節度使張士遜為刑部尚書平章事呂夷簡加中書侍郎初授夷簡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固辭兵部尚書乃令學士院貼麻仍遣內侍都知藍繼宗就閤門賜之 甲子詔員外郎以上致仕者錄其子為秘書省校書郎三丞以上為太廟齋郎當考亦不詳丁卯以 真宗順容李氏為宸妃是日宸妃薨妃始生 帝 皇太后即以為己子使 皇太妃保之 帝即位踰十年宸妃嘿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 太后亦無敢言終 太后世 帝不自知為宸妃所出也疾革乃進位遂薨年四十六三宮發哀成服苑中贈妃曾祖應己及祖金華主簿延嗣為光祿少卿父左班殿直仁德為崇州防禦使母章氏為高平郡太君攢塗于嘉慶院葬于洪福院之西北隅始宮中未治喪宰相呂夷簡朝奏事因曰聞有宮嬪亡者 太后矍然曰宰相亦預宮中事耶引 帝偕起有頃獨出曰卿

何問我母子也夷簡曰 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 太后

意稍解有司希 太后旨言歲月未利夷簡默其說請發哀

成服備宮仗奠之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遽求對

太后揣知其意遣內侍羅崇勳問何事夷簡言鑿垣非禮

喪宜自西華門出 太后復遣崇勳謂夷簡曰豈意卿亦如

此也夷簡曰臣備位宰相朝廷大事理當廷諍 太后不許

臣終不退崇勳三反 太后猶不許夷簡正色謂崇勳曰宸

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

日不言也崇勳懼馳告 太后乃許之 鑿垣事據魏泰東齋

十六日堯輒視朝三日三月一日發哀成服初四日贈三代

十四日堯輒又輟朝今并書之宸妃之號前此亦未見是創

置也 三月戊子始行天聖編敕太常博士明鎬者安丘人初

為蘄州幕職知州鄧餘慶貪暴不法州事皆鎬持正之薛奎

領泰州益州皆辟鎬自隨于是鎬罷益州通判還朝賜對

上問輔臣以鎬所能者奎曰鎬文妙學博而沉鷲有謀能斷

大事願陛下急用之己丑命鎬權開封府推官尋即真初李

宸妃入宮其弟用和才七歲後不復相聞知用和因鑿紙錢

為業居京師妃既生子 太后使劉美及張懷德訪妃親屬

得用和于民間補三班奉職累遷右侍禁閣門祇候癸巳特

遷用和禮賓副使 戊戌詔曰江淮之間仍歲旱嘆民之失

職朕甚憫焉比遣使安撫其與長吏慮繫囚流以下降一等

杖笞釋之 四月詔近臣非受詔毋得舉官乞賜館職其已

試而推恩者毋得再求試 五月丙戌詔贈父官子官卑者

毋得過其子三資中書樞密使節度使以上及一品者並不

定所止其見任大兩省大卿監上將軍防禦使遠郡觀察使

景福殿使客省使以上或父嘗歷是官亦許贈至三公 六

月殿中侍御史張存上疏曰陛下嗣統以來延納至言罔有

皇太后避火于苑中癸亥移御延福宮甲子放朝近臣詣
宮問起居以宰相呂夷簡為修葺大內使樞密副使楊崇勳
副之殿前副都指揮使夏守贇都大管勾修葺入內押班江
德明右班副都知閣文應管勾令京東西淮南江東河北路
並發工匠赴京師 乙丑詔羣臣直言闕失又詔隻日權御
崇政殿視朝百官並入拱宸門先是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
輔臣請對 帝御拱宸門迨班百官拜樓下宰相呂夷簡獨
不拜 帝使問其故曰宮廷有變群臣願一望清光 帝舉
簾見之夷簡乃拜 丁卯大赦其營造殿宇宜約 祖宗舊
制更從減省時宦者置獄治火事得縫人火斗已誣伏下開
封府使其獄權知府事程琳辯其不然乃命工圍火所經處
且言後宮人多所居隘其灶灶近板壁久燥而焚此殆天灾
不可以罪人監察御史蔣堂亦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陛

下宜修德應變今乃欲歸咎宮人且宮中付獄何求不可而
遂賜之死是重天譴也 帝為寬其獄卒無坐死者 是月
殿中丞滕宗諒秘書丞劉越准詔上封事宗諒言夫攻玉必
以石濯錦必以魚物有至賤能成至貴者人亦有之故類考
荆舍內以啓鄭公之孝少孺子挾彈而罷吳王之兵臣之區
區切慕于此伏見掖廷遺燼延熾宮闈雖訟人事實繫天時
詔書亟下引咎滌瑕中外莫不感動然而詔獄未釋翰訊尚
嚴恐違上天垂戒之意累 兩宮好生之德且婦人柔弱箠
楚之下何求不得萬一懷寃足累和氣祥符中宮掖火 先
皇帝盡索其類屬之有司明寘以法欲申戒于後人若患可
防而刑可止豈復有今日之虞哉况變驚之來近在禁掖誠
願修政以潔之思患以防之凡逮繫者特從原免庶幾咎灾
可消而福祥來格也又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

政失其本因請 太后還政而越請 太后還政言尤鯁直
皆不報宗諒河南人越大名人也 九月火始作小黃門王
守規獨先覺自寢殿至後苑門皆擊去其鎖亟奉 帝及
太后至延福宮回視所經處已成煨燼及執政候起居 帝
曰非王守規引朕至此幾與卿等不相見乃以守規為入內
殿頭守規承勲幼子也 丁亥永興軍言左衛大將軍分司
西京李士衡卒其後諸子訴其父有勞于國非意左遷詔復
還同州觀察使士衡前後筭計二十年雖才智過人然素貪
婪家貲至累鉅萬建大第長安里中儼若官府云 庚寅重
修寶冊命叅知政事陳堯佐書 皇帝受命冊寶叅知政事
薛奎書尊號冊寶宰相張士遜書 上為皇太子冊寶叅知
政事晏殊書 皇太后尊號冊寶以舊冊寶為宮火所焚也
既而有司言重作冊寶其法物凡用黃金二千七百兩

詔易以銀而金塗之 丙申詔以 皇太后及 上閣中金
銀器物量留供需外盡付左藏庫易緡錢二十萬助修大內
冬十月甲辰改崇德殿曰紫宸長春殿曰垂拱滋福殿曰皇
儀會慶殿曰集英承明殿曰端明延慶殿曰福寧崇徽殿曰
寶慈天和殿觀曰文大寧門曰宣佑宣和門曰迎陽左右勤
政門曰左右嘉福 十一月甲戌 上以修內成恭謝天地
于天安殿遂謁太廟大赦改元優賞諸軍百官皆進官一等
不格磨勘選人及十二考歷任無贓罪並許磨勘引見 是
日還自延福宮 己卯冬至百官賀 皇太后于文德殿
上御天安殿受朝 癸未宰相呂夷簡加右僕射兼門下侍
郎張士遜加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夷簡固辭所加官乃令
翰林貼麻改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鎮安忠武節度使太尉
尚書令兼中書令鎮王元儼為河陽三城武成節度使守太

師從封孟王樞密使張耆改為昭德節度使兼侍中副使楊崇勳改山南東道節度使夏竦為尚書左丞趙稹為吏部侍郎范雍為禮部侍郎叅知政事晏殊為尚書左丞陳堯佐薛奎並為禮部侍郎 定難節度使守太傅尚書令兼中書令西平王趙德明封夏王德明凡娶三姓米母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訛藏唵嚙氏生成嵬元昊小名哇埋羌語謂惜為崖富貴為埋性凶鷙猜忍圓面高準長五尺餘少時衣長袖緋衣冠黑冠佩弓矢從衛步卒張青蓋出乘馬以二旗引百餘騎自從曉浮屠學通番漢文字按上置法律書常携野戰歌太一金鑑忽引兵襲夜落隔可汗王破之奪甘州數諫德明無任中國德明輒戒之曰吾久用兵終無益徒自疲耳吾族三十年衣錦綺衣此聖宋天子恩不可負也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番姓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為既陷甘

卷之六

六

州復舉兵攻拔西涼府未踰時德明死元昊繼立延州以聞詔輟視朝三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命開封府判官度支員外郎朱昌符為祭奠使六宅副使內侍押班馮仁俊副之賜賻絹七百疋布三百匹副以羊麪上尊酒將葬賜物稱是 皇太后所賜亦如之 帝與 皇太后為德明成服於

苑中百官奉慰 實錄正史並稱德明既攻陷甘州拔西涼府 史並不記其年月日所稱甘州及西涼府想非德明年然德明每不聽元昊用兵其攻陷甘州及西涼府想非德明年然德明自稱元昊忽引兵襲甘州見德明不在此事詳西涼府德明亦死時乃附載之 蓋誤矣今皆刪修沒時則別修附可考也 癸亥制授元昊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定難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觀察使置押番落使西平王以司封員外郎判開拆司揚告為旌節官告使禮賓副使朱允中副之元昊既襲封即陰為叛計時改元明道而元昊避父名輒稱顯道于國中雖奉貢然

僭已萌矣初對使者設席自尊大而告徙坐即賓位不為屈
又聞屋後有數百人鍛聲知其必叛獨畏懦不敢言告允恭
子也 丙申詔蘇州所沒丁謂庄田還給其家仍以其子前
內殿承制珣為供奉官 十二月庚子詔以來年二月躬耕
籍田先請 皇太后恭謝宗廟權罷南郊之禮其恩賞並就
禮畢施行 辛丑命直集賢院王舉正李淑與禮官詳定籍
田及 皇太后謁廟儀制禮官議 皇太后宜準 皇帝衮
服減二章衣宗彞裳去藻不佩劍龍花十六株前後垂珠翠
各十二施以衮衣為名詔名其冠曰儀天又言 皇太后乘
玉輅服禕衣九龍花釵冠行禮服衮衣冠儀天冠 皇太妃
皇后乘重翟車服細釵禮衣以紉羅為之具蔽膝革帶佩綬
履其冠用十二株花釵太廟行禮並服禕衣詔可之勅有司
製禮衣及重翟以下六車始 太后欲純被帝者之服叅知

政事晏殊以周官王后之服為對失 太后旨輔臣皆依違
不決薛奎獨爭曰 太后必御此見 祖宗若何而拜固執
不可雖終不納猶少殺其禮焉 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
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崇勳為樞密使崇勳曲謝 太后與
上言 先帝最稱崇勳質信可任大事又超遷之 甲辰以
宰相呂夷簡為恭謝太廟藉田大禮使張士遜為禮儀使樞
密使張耆為儀仗使楊崇勳為鹵簿使樞密副使夏竦為橋
道頓遞使羣臣上 皇帝尊號曰睿聖文武體天法道仁明
孝德上 皇太后尊號曰應天齊聖顯功崇德慈仁保壽凡
五上乃許之 太常博士楊偉郭稹並為集賢校理殿中丞
宋祁為直史館太子中允韓琦為太常丞直集賢院大理評
事石延年趙宗道上元縣主簿吳嗣復合淝縣主簿胡宿並
為館閣校勘仍詔館閣校勘自今須召試毋得陳乞偉億從

弟琦安陽人延年宋城人宗道賀子晉陵人

禎初已見職方嗣復未見

員外郎陸參為崇文院檢討參少好學淳謹獨與母居鄰家失火母急呼參不應蹴之墮床下良久束帶執燭而至曰大人嚮者呼參未束帶故不敢應及長舉進士及第嘗為縣令有劫盜被縛甚急參憇之呼謂曰汝迫于飢寒為是耳非性不善也命緩其縛一夕逸去吏急以白參命捕之嘆曰我以仁惻緩汝乃忍負參如何脫復捕得何類見參又有訟田者判其狀尾而授之曰汝不見虞芮之事乎訟者齋以示所司皆不能解復以見參又判其後曰嗟乎一縣之人曾無深于詩者人皆傳以為笑蔡齊以為有淳古風薦之朝授以館職參未詳里其本據司已未上封者言此詔淮南民馬光記聞及江休復雜志飢有以男女雇人者官為贖還之今民間不敢雇傭人而貧者或無以自存望聽其便從之 庚申命樞密直學士權三

司使李諮翰林學士盛度侍讀學士王隨同議解鹽法天聖八年始聽解鹽通商行之一年歲入視天聖七年增緡錢十五萬明年更損九萬其後歲益耗故令諮等議之度隨皆以通商為便者也 是歲契丹主改元重熙邊吏言諜知契丹將大發兵入寇輔臣爭言擇帥備邊之策參知政事薛奎獨曰先帝與虜約和歲遺甚厚必不敢輕背約已而皆如奎所料 帝嘗謂輔臣曰臣之事君多見其有始無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下然也如唐明皇開元之初勵精為治天下晏然及其末也放意荒侈卒至大亂此不可不監也 帝深然之上封者言自河南六監廢京師須馬取之河北道遠非便詔遣左廂提點王舜臣往度利害舜臣言鎮寧靈昌東平淳澤四監雖廢然其地猶牧奉監并騏驎院馬洛陽單軍鎮監去京師近罷之非便乃詔復二監以牧河北孳生馬

此據本志不得
其時附見年未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七十三

